

椋 鳩十动物小说全集

水獭的海洋

SHUITA DE HAI YANG

[日] 椋 鳩十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 椋 鸠 十



作者简介

椋鸠十，原名久保田彦穗。一九〇五年生于日本长野县下伊那郡乔木村。

毕业于法政大学，曾任鹿儿岛县加治木女校教师、鹿儿岛县立图书馆馆长、鹿岛女子短期大学教授等职。

创作以少年为阅读对象的动物小说为主，是日本少年动物小说的开拓者，先后出版过数十部作品集以及《椋鸠十全集》（二十六卷）、《椋鸠十的书》（二十六卷）、《椋鸠十动物童话》（十卷）。

其中，《一只耳朵的大鹿》一九五二年获文部大臣奖励奖；《活在太空》一九六一年获未明文学奖；《孤岛的野狗》一九六四年获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国际安徒生奖国内奖；《玛雅的一生》、《毛毛和阿茜》一九七一年获红鸟文学奖；《椋鸠十全集》、《椋鸠十的书》一九八二年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等。

棕鸠十是我心目中非常优秀的一位动物小说作家。他以日本文化为观照，对大自然施以现实主义的透视。他具有超常的艺术感受力，以动物世界反观人生，给人以独特的感悟。动物小说之于棕鸠十，相当于童话之于安徒生，诗歌之于普希金，是两相寻找的一种文学结果。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高洪波

M. 1282 04

走近椋鸠十的世界

彭 懿

一九〇五年，一个名叫久保田彦穗的男孩呱呱坠地了。

二十年后，当长大成人的久保田彦穗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已经是一位踌躇满志的文学青年了。

久保田彦穗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椋鸠十。在日语中，椋是灰椋鸟的略语；而鸠，则是鸽子的意思。这是一个相当标新立异、多少有点古怪的名字，以至我们乍读它时，很难一下子读准它的发音。他起这个笔名，不知是否与他儿时的生活环境有关。他出生的长野县下伊那郡乔木村，是深山峡谷中的一个小村，抬头就可以仰望号称“日本屋脊”的木曾和赤石两座山脉。其父还经营一个牧场，他常常与父亲一起打猎，所以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山林里的动物产生了兴趣。不过，这时的椋鸠十，尽管有了一个动物小说作家似的笔名，但没有创作一篇动物文学作品，他这时还只是热衷于写诗。

从法政大学毕业后，椋鸠十没有返回故乡长野，而是来到了九州鹿儿岛。他先是做了一段时间的村代课教师，不久又受聘于一所女子学校。

这期间，椋鸠十的创作都集中在一种描写住在深山河滩以编竹器及狩猎为生的山窝游民生活的“山窝小说”的写作上。

椋鸠十山窝小说的创作，引起了《少年俱乐部》杂志主编须藤宪三的注意，他确信这个年轻人可以写出非常好看的少年文学作品，便开始向椋鸠十约稿。他对初出茅庐的椋鸠十寄予了厚望，在约稿信中一次次地写道：“期望你能够写出像杰克·伦敦那样的新鲜的、散发着野性的少年小说（动物故事）。”这一等就是四年，四年后椋鸠十才拿出他的第一篇专为孩子写的动物小说《山中的太郎熊》——

体弱多病、走路都踉踉跄跄的十三岁的我，被寄养在一对在阿尔卑斯山的深山里烧炭的老夫妇那里。他们家里，还有一个比我大一岁、名叫勘太的少年。我和他们朝夕相处，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一天，勘太和我带着一头名叫太郎的熊，进山去了。

可是想不到，这头从小就被勘太一家收养、亲如家人的熊，却失踪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春天，太郎又回来了，不光它自己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了三头小熊。看它对那三头小熊倍加呵护的样子，简直就和人一样。

有一天，我们，还有太郎领着那三头小熊在山谷间的草原上散步时，遭到了老雕的袭击。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太郎不顾一切地和老雕展开了一场浴血奋战，身负重伤，但最后还是终于打败了可恶的老雕。

可以说，这是棕鸠十的动物小说处女作。

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也仍然是一篇引人入胜的作品。当时的动物故事还是民间传说型一统天下，缺乏新意，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拟人化的故事。棕鸠十的这篇《山中的太郎熊》，可以说是让人耳目一新，它逼真的描写和有趣的情节，更是叫小读者喜爱了。

无论是怎样的作家，能最好地表现出其独有的特点的，就是他的处女作。棕鸠十动物小说的特色与魅力就在《山中的太郎熊》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上面我曾说过，棕鸠十之所以写出了第一篇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动物小说，是因为《少年俱乐部》杂志主编须藤宪三的再三约稿，但这可能只是其动机之一。其实，棕鸠十从事动物小说的写作，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早晚的事了。只有动物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才能让他一展才华。正因为如此，棕鸠十一发而不可收拾了，短短的几年里，就陆续在《少年俱乐部》杂志上发表了《金色的脚印》、《大造爷爷和雁》、《月轮熊》等十五篇脍炙人口的作品。

此后的几十年里，棕鸠十一跃成为了日本少年动

物小说的开拓者，先后结集出版了多部动物小说集，赞誉鹊起。其中，《一只耳朵的大鹿》一九五二年获文部大臣奖励奖；《活在太空》一九六一年获未明文学奖；《孤岛的野狗》一九六四年获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国际安徒生奖国内奖；《玛雅的一生》、《毛毛和阿茜》一九七一年获红鸟文学奖等。到了七八十年代，白杨社与理论社分别为椋鸠十出版了集一生之大成的《椋鸠十全集》（二十六卷）、《椋鸠十的书》（二十六卷）、《椋鸠十动物童话》（十卷）。

对日本的读者来说，椋鸠十可以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作家，不光是因为他作品本身，还因为他的短篇《大造爷爷和雁》、《母熊和小熊》、《一只耳朵的大鹿》等都被收入了中小学的语文教科书里，影响了几代人。

为什么椋鸠十的动物小说那么受欢迎呢？

日本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鸟越信在谈到椋鸠十动物小说的特色时，曾用这样一句话言简意赅地概括道：“明快的主题、巧妙的构思以及高格调的文体。”

爱情，是椋鸠十动物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这在他的处女作《山中的太郎熊》中就可窥见一斑了。人与动物的情感是一条线，还有就是动物亲子之间的情感这条线，椋鸠十常常把这两种情感渲染得催人泪下。

同时，椋鸠十从不故作深奥，他总是把故事写得非常好看、好读，让人觉得亲近，我从没看过有谁能把一个感人至深的动物故事写得像他那样浅显易懂。恐怕

这就是椋鸠十的动物小说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

说到底，椋鸠十动物小说的这种特色的根源，还在于培育了他的长野县伊那谷的风土吧。他儿时生活的那个村子，群山环抱，山里出没着野猪、鹿和猴子，所以他自幼就习惯了与大自然中的动物和谐相处，对它们的生活十分了解。另外，他那叙述故事的语气，也多少有点像故乡老奶奶对围在火炉边的孩子们讲故事时的语气吧！

我们中国读者最先接触到的椋鸠十的动物小说，还是已故翻译家安伟邦先生的译本。安伟邦先生生前至少翻译了近十部椋鸠十的作品集。或许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吧，他的译作生动传神，准确流畅。只可惜他英年早逝。这次，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椋鸠十动物小说全集》采用的蓝本，是白杨社的《椋鸠十全集》，但原书一共有二十六卷，我们只选取了其中的动物小说部分，一共八卷。其中，凡是安伟邦先生译过的，均采用了安伟邦先生的译本，其他则是我请翻译家新译的。

应该说，在二十一世纪开初，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把这样一套洋洋百万言的巨著推到了中国小读者的面前，实在是眼光和有魄力的。中国的孩子一定会喜欢椋鸠十的作品的，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好作品是无国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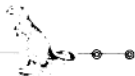
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椋鸠十那温馨感人的动物世界吧！



水獭的海洋·····	1
灭绝的动物·····	3
寻找水獭·····	15
地之大岛·····	30
捆套·····	48
两只水獭·····	63
雌水獭白耳·····	74
回老巢·····	94
终于到达的地方·····	107
鱼的气息·····	120
奇怪的声音·····	131
意外的回答·····	145
水獭村·····	154
老鼠岛的故事·····	169
海岛风情·····	171
幽灵船·····	178
大谎言·····	190
挖红薯·····	197
摔炮·····	202
去宇和岛政府·····	215
可怕的声音·····	229
调查团·····	239
二万四千只·····	248
老鼠骚动·····	256
神秘的来客·····	264
猫儿大迁移·····	282
仅剩人与梯田·····	295
断绝老鼠兵粮·····	305

水獭的海洋





灭绝的动物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这天是道后的私立公园动物园举行开园典礼的日子。

日本各地的动物园园长参加了典礼。上午典礼结束后，大家不约而同地说：“我们虽然从事同样的工作，可彼此难得碰面。走，今晚大家一起吃晚饭，谈个通宵怎么样？”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次晚宴会成为载入日本动物学会史册的一个重大事件的开端。

那时候，濑户内海还不是今天这般泥乎乎的死海，那时它清澈美丽得比起蓝天也毫不逊色。

晚宴上上了不少四国出名的海鲜，其中有一种贝，

爱媛县*的渔夫们称它为“蛸”。这是一种成人大拇指大小的螺。

庙会上常有些老店，卖那种塞到嘴里能咕咕吹响的酸浆哨。这酸浆哨有橡胶做的，也有用植物酸浆、海酸浆等制作的各种各样的酸浆哨。海酸浆像橡胶一样软绵绵的，但它不是橡胶，也不是其它植物，而是海贝的作品。

海贝为了保护自己的蛋不受外敌袭击，就造了像橡胶那样结实的袋子，把蛋放在里面。而造这种袋子的，就是现在摆在餐桌上的叫“蛸”的贝。

因为是动物园园长们的聚会，大家自然都知道蛸是海酸浆的制造者，但也有不少人还从没见过这种贝。

“海酸浆的贝原来这么好吃啊！肉也嫩得很嘛！”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高声嚷嚷着，闹个不停。谈着谈着，蹦出了日本珍稀动物的话题。于是，从北海道来的动物园园长洋洋得意地抽着鼻子说：

“虽说日本大得很，要论丹顶鹤的安居地，就只有我们北海道了吧！”

听他这么一说，鹿儿岛的动物园园长也不示弱：

“要数日本第一，白颈鹤可是成群结队地往我们那儿飞呀！还有奄美的黑兔，虽然是兔子，却能爬树，还在地下挖隧道，并在隧道深处布置一个足有六个塌塌米

*县为日本的行政区划单位。



大小的房间住下，这种奄美黑兔虽不是我们鹿儿岛独有的，但整个地球上也总共只有三处有！另外，还有一种叫鸚鵡的珍禽，你哪怕找遍全世界，也只有我们鹿儿岛才有！这种鸟结伴飞翔的样子美得简直让你以为是彩虹团在飘荡呢！”

鹿儿岛动物园园长就这么吹个没完。

人这玩意儿，似乎有种天性，对那种喜欢大吹大擂的人总想嘲弄一番。

“鹿儿岛好像生存着许多人们以为已经在地球上绝迹了的动物嘛，不知道有没有日本狼啊？”

“什么？日本狼！”

日本狼在全日本绝迹这一点在学术界都成为定论了，可你身为动物园园长竟还问出这种蠢话！鹿儿岛动物园园长心里这样想着，盯着对方。不料这人紧跟着又冒出这样一句话来：

“那水獭呢？”

鹿儿岛的动物园园长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实在是太自豪了，他这是在挖苦我呢。于是，干脆装起糊涂来：

“说水獭从日本绝迹也就在最近吧。我想说不定哪里还幸存着水獭的余党呢，找了很长时间，可鹿儿岛这日本的杳无地儿，别的都有，独独找这玩意儿是白费劲。定论这玩意儿，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推翻啊！”

鹿儿岛的动物园园长说完挺着胸脯，扬声大笑。

话头由此转到了水獭上，大家津津有味地谈了好

一阵子。

水獭在河里、海里或是陆地上都能呆，很容易存活，现在地球上到处都有，可为什么独独在日本，眨眼之间就彻底灭绝了呢？动物园园长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尽管如此，对水獭已从日本彻底灭绝这一点，园长们却没有一个表示怀疑。

二

越智信夫是松山市某高中的英语老师，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对野生动物感兴趣。岂止是感兴趣，倒不如说是野生动物迷更确切些。

早在私立公园动物园园长任松山市某专科学校教授的时候，越智信夫虽然跟他不在同一个学校，但常去拜访，接受他的指教，所以，也就自作主张，称自己是动物园园长的弟子。今天又赶来参加老师当选为新动物园园长的庆祝会，从早上起就一直在帮忙。

动物园园长也对越智信夫抱有好感，所以建议他作为当晚的接待人员，跟动物园的职员们一起出席宴会。

各地的动物园园长们都对水獭已从整个日本灭绝深信不疑，越智很是不满，他大声说：

“爱媛县有水獭！有很多！”声音大得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



本来深信水獭已经灭绝了的人听到有人说水獭“有很多”，园长们都大吃一惊。瞪大的眼睛一齐集中到越智身上。

越智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慌慌张张改口说：“直到十年前，确实是有的。”

笑声哄堂——是那种瞧不起对方的笑声。

那还是越智信夫上旧制中学五年级的时候，也就是在一九四二年。那年夏天，他亲眼看到了水獭。当时，他们镇上看到水獭的人多得是。

可是，十年前水獭灭绝就已经成定论了。越智想，十年间就算水獭数目减少，总不会一个不剩的。所以，他不顾专家们哈哈大笑，还是说：

“我的出生地是宇和岛市南边一个叫御庄的村镇，一九四二年以前那里确实有水獭。”

他说了这样一件事。

御庄町的镇头上有一条叫僧都川的河。到一九四二年为止，水量一直很丰富，到处是深深的大水潭。这种水潭既是镇上少年们的游泳池，也是他们钓鱼的地方。

那时，僧都川就像山泉一样清澈美丽，鱼也很多。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

晚霞红彤彤地映染着河水。

越智这时正沿着河漫步，虽然是熟悉的河流，越智却觉得它像陌生的国度流淌的陌生的河流一样美丽。就在这时，一个少年扛着鱼竿飞跑过来。

少年跑到越智跟前，突然放声大叫：

“阿哥！”

少年是越智邻居家的六年级学生正男。正男脸色煞白，突着眼珠，直喘粗气，一副惊恐不安的神情。

“正男，出什么事了？”

“有水獭出来了！从水里头啊，一下子钻了出来！”

河童*和水獭对当时的乡村少年来说可是非常可怕的东西。

据说河童在傍晚会偷偷靠近独自在河里玩耍的孩子，掏他们的屁股，还会在晚上冷不防偷袭那些正费劲大小便的人，掏他们的屁股。

水獭遇到人，会用后腿猛地站起来。咦？你觉得奇怪，抬眼一看，水獭的身体竟一点点地伸长了，最后成了一个有人两倍高的大水獭，啊呜一口咬住人的脖子。

正男遇到的就是这水獭。

正男钓到一条大鲫鱼，鱼竿尖子都给挂弯了。他心想太好了，赶紧往上拽。刚拽到手边，传来嘭嘭一声很响的声音。

正男正吃惊呢，嘴里叼着鲫鱼的水獭忽地从水里露出脸来，随后，用锐利可怕的眼光紧盯着正男。

*日本传说中的动物，擅游泳。